

口头禅

□翟杰

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人,那么请从他的口头禅开始。形形色色的人,各种各样的性格,千奇百怪的口头禅,这一不经意的语言习惯如一个个小镜片,某种程度上,映照着一张张一眼难见的“面庞”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,是同事小周的口头禅——“知道了吧?”不管与何人交流,交流何事,他总会在不经意间冒出一句“知道了吧”,好像不说出这句话,就会影响他继续言语。最有意思的是,领导来找小周安排工作。小周在说明情况时,那句口头禅像是躲在门后的孩子,不时地露一下头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,小周张嘴闭嘴的“知道了吧”,让对面的领导像接受训诫的小学生,脸上渐露不愠之色。正当小周喋喋不休时,领导一挥手,没好气地说:“我不知道!”接着,扭头就走了。

那日我领着女儿去买鞋,看中了一双红色的雪地靴,服务员过来了。她一脸笑意地向我介绍这鞋质量如何之好,款式如何之新,每说完一句,也会带一句“知道了吧”,我知道,她话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,但多少还是让人有一种到她这里接受培训的感觉,自然也大大减少了购买的欲望。

的确,一些不经意的口头禅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,但是也有一些口头禅,却也能给自己加分。小区里,无论老幼,大家都喜欢和修鞋的大刘在一起聊天。我曾经也很纳闷,要说大刘的长相也算不上出众,见识也谈不上广博,怎么就吸引了这么多的“粉丝”呢?那几日,我总是细心观察着,让我搞清楚。这,源自于大刘的口头禅。说来也简单,就一个字——

故乡的风筝

□佳羽

春天来了,我想起了放风筝。

我四五岁时,生活在长江北岸一个新围垦的村子里,没有玩伴,十分孤独。父亲用竹片扎成一个小风筝,系上一根线,给我当玩具。我一个人紧紧攥住线团,在田里一边放线,一边迎风奔跑。有时摔倒了,满脸满手的泥巴,爬起来再跑,生怕风筝掉下来。风筝越飞越高,越来越小,在蓝天中像只翩翩飞舞的蝴蝶。

故乡属苏北江海平原地带,土地平旷,行路略无障碍,适宜放风筝,是著名的风筝之乡。冬春季节,农闲时分,特别是西北风刮起来,大家争先恐后地放风筝,并组织比赛。谁家的风筝最大,放得最高,葫芦最响,放的时间最久,就能胜出。

家乡风筝样式名目繁多,有四方、五星、六角、七星、八角、九星等等各种描摹风筝实际形状的名称。小的高不盈尺,用纸糊,以丝线或棉线牵引,小孩一人可以单独放飞,玩耍游戏;大的高可丈余,用棉布蒙在

“哦”。别小看这个不起眼的字,从大刘嘴里说出来显得格外有味道,它的语调是上扬的,隐含着“怎么会这样”“我不太明白”之类的意思。每当他把这个字从嘴里吐出来时,对方说话的欲望就更强烈了,非要给你说通讲明白不可。说着说着,大刘懂了,自己的气儿呢?也顺了,也通了。

给我触动最大的,是妈妈的口头禅——“怎么还不睡?”小时候的夜晚,总喜欢依偎在妈妈怀里听故事。几个故事讲完了,妈妈摸着我的头:“怎么还不睡?”我总会撒娇:“还没听够,妈妈再讲一个。”那时候,最幸福的事,就是在妈妈的“怎么还不睡”中睡去;上了初中及至大学,压力山大的我经常熬夜。妈妈总在午夜时分轻轻推开门,极小心地提醒我:“怎么还不睡?”我总会搪塞:“做完这几道题。”那时候,最幸福的事,就是在妈妈的“怎么还不睡”中努力;如今,工作之余我喜欢上了写作,同时也是想多赚点稿费补贴家用。夜晚正是我文思泉涌的时间,每到十一点,母亲必来提醒我:“怎么还不睡?”我总会拒绝:“改完这篇。”这时候,最幸福的事,就是在母亲的“怎么还不睡”中有所担当。

看过一则关于口头禅的笑话:大多数服务员的口头禅是“菜马上就来”,大多数司机的口头禅是“车马上就走”,大多数领导的口头禅是“今天我不多讲”,大多数商贩的口头禅是“真的不赚钱”……还记得网络上一个关于口头禅的调查,结果“随便”高居第一。

最初作为禅宗用语的口头禅,如今被我们如此演绎着。闲时想想,倒也有趣。

上面,有长短不等的尾巴,可以在半空中摇曳飞舞,煞是好看。

大的风筝需要有大风才能放上天,必须用细麻绳牵引,飞在天空力量很大,要几个人乃至几十人一齐用力,才拉得动。有的风筝上面还装有经过精心雕刻加工的大小小小的葫芦,一般由葫芦和木口用松香黏合而成,放在天上,木口迎风,可以发出各种不同悦耳动听的声音,两个或两个以上则可以产生共鸣。

由于各种原因,风筝经常发生断线现象。断线的风筝失去控制,随风飘荡,有的挂在树上,有的掉在水里,也有的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院,要费力费时寻找,也可能发生误会,引起事端。明末清初,出生于如皋古城、创业于金陵的文化巨人李渔,就是受到风筝断线事件的启发,才产生了艺术灵感,创作了《风筝误》,成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。

其实,我们这些游子,又何尝不是家乡放飞出来的风筝?故乡那些善良厚道的父老乡亲们,你们可千万不要放手啊!

春天里,又想起了放风筝……



《花烂漫》黑白木刻 康宁

青石街

199号

NEW SUPPLEMENT

下面条的舞姿

□张发

我早晨上班路过那家面店,常常会放慢脚步,欣赏那位掌勺妇女的动作。

她站在灶台后,一边听食客喊“鱼汤面”“干拌面”“红汤面”“白汤面”“不要辣”……一边吩咐帮手,手中还不停地忙。只见她向右转动腰部以上并微前倾,双臂伸向面筐,双手掂面条,再转身把面条放入开水锅。右手持尺把长的一副粗竹筷,上臂用力,轻轻搅动翻滚的面条,随即右手舀冷水一勺浇到锅里。然后上半身向右转动,并稍前倾,两臂伸向案板,左手依次拿起案板上摆好的一只只空碗,右手持小匙,将一个个小碗中的酱油、荤油、麻油、香醋、辣子按食客要求舀出放入空碗中。再以右手拇、食、中指末节配合,拈起另外各小碗中的蔬菜、葱、蒜、芹菜叶、香菜也逐一置入碗

里。这三指并拢放开,犹如鸟喙啄食般迅速。

做完这些,她转回上半身,右手持勺子,舀适量的鱼汤或开水,右上臂伸向案板,将之依次冲入已有调料的各碗中。再双臂伸向前,肘部微屈,双肩抬高,右手持长竹筷捞出长长的面条,放入左手所持的长柄钢丝网筛中,左前臂、手用力地将钢丝筛抖几下,把面条间的汤水漏出;再双腿伸直、双脚踮起,微微前倾,两臂伸向前,肘稍屈,右手的竹筷将左手钢丝筛中的面挑出,放入碗中,随之右手的竹筷将碗中的面条再挑起、放下。面摆在碗中,整齐有序,煞是好看。

劳动者的举手投足,在辛勤之中,也呈现着艺术美。她的动作柔韧飘逸,快慢有序,虽然没有“飞天”的夸张,没有“伦巴”的奔放,没有“国标”的华丽,却同样赏心悦目。

燕子衔春来

□吴建

“燕子来时新社,梨花落后清明。”似乎应了某种召应,万物此刻赶集似的奔赴一场生命的盛宴。燕子与人就有这么一种约定:秋去春回。

一天早晨,正在酣睡中的我,被一阵悦耳的鸟啼惊醒。披衣下床,启窗而观,只见一对紫燕站在院内的电线上,露着白白的肚皮儿,歪着尖尖的小喙,眨动着一双水汪汪的小眼,啾啾地鸣叫着。我仰首望去,只见屋檐一角,正隆起一个鸟巢。

这对紫燕乖巧勤快,它们从早到晚,忙碌不停,小心翼翼地垒着自己的窝。它们把叼来的泥土抹在巢壁之后,总要吐出像唾沫一样的黏液,牢牢地黏住。再用它的小喙,像泥瓦工那样一点一点地磨光。

只两三天的工夫,燕儿们

起早摸黑就造好了窝。它们栖息于院内的电线上,望着新巢不停地啾啾着,像是在欣赏自己的艺术作品和劳动成果。

又过了一段时日,这对燕子产蛋育雏了。一天中午我见到两只羽毛皱皱的小燕子正趴在巢边“唧唧”地等待着爸爸妈妈喂食。大燕子掠空飞来,巧妙地把虫子口对口地放入小燕子嘴里,一次又一次,很是生动有趣。没几天,小燕子便能飞上飞下了。看它那小而尖的喙,恰像一支蘸满橙红的小楷笔尖;毛绒绒的胸脯,新棉般的鲜活;黑色的翅膀,墨玉般的亮丽。整个看上去,小巧玲珑,优美俊雅,既赏心,又悦目。

燕子是最聪明的,它活得自由洒脱,一路追随着旖旎的春季。她到哪儿,哪儿就是春天。燕子呢喃,是春天里最美妙的乐曲。

微观

○○○

二月二

王永清

农历二月初二,是龙抬头日。小时候,二月二这天,一大早,奶奶就起床拿着木棍敲房梁,嘴里还念叨:“二月二敲房梁,蝎子蜈蚣无处藏。”并让我也随她一起念,说这样一年毒虫便不能近身,人清清爽爽,健康平安。然后,爷爷来到院里“打囤”、“填仓”。爷爷用簸箕盛上草木灰,用手抓着草木灰在院子里撒成一个个大圆圈,这就是“囤仓”,之后在圆圈上画“梯子”,“梯子”越高越好,最后将五谷杂粮放于圆圈中间,嘴里念念有词:“二月二,龙抬头,大仓满,小仓流。”预示着当年五谷丰登,仓囤盈满。

当然这天,家家户户要吃许多美食,且吃食皆与“龙”有关。吃水饺叫吃“龙耳”;吃春饼叫吃“龙鳞”;吃面条叫吃“龙须”;吃米饭叫吃“龙子”;吃馄饨叫吃“龙眼”。二月二,还有一件事要做,那就是去理发,民间有“理发去旧”的说法。

做点别的

张根生

春寒料峭,午饭后,静静地坐在那儿,睡意渐渐袭来。

坐着打瞌睡,不如提前上班。中午的校园特别安静,听得见风吹树叶的声音,听得见喜鹊的交谈的声音。

走进办公室坐着,坐着还会打瞌睡,不如看看书。铁凝的《竹子上学》题目引人入胜,让我“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”,鼓励我们去“人生的学徒”;毕飞宇的《向高贵的生命致敬》,让我记忆起县城里的曾经帮助过我的一位盲人推拿师,我也应该向她致敬;重读《现代快报》副刊上的周寿鸿的《元宝澡》,觉得作者写的活脱脱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。

坐着打瞌睡,不如走进自然,走进书本,既可以避免无意识状态下睡着受凉或感冒,又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春韭飘香

陈洪娟

大清早,母亲从乡下赶来,给我送来几把春韭。那春韭还带着露珠,叶似翡翠,根如白玉,鲜嫩而肥厚,看得我满心欢喜。

小时候,母亲每年都会在宅前的空地上种上一畦韭菜。春天的头茬韭菜最是鲜嫩肥美,母亲将它们择洗干净,切成寸段。再从鸡窝里摸出几个热乎乎的肉鸡蛋,轻轻磕入碗中,用筷子搅拌均匀。随着一阵锅铲炒菜的声音,不一会,一盘金黄碧绿的韭菜炒鸡蛋就摆上了餐桌,明艳悦目又鲜香诱人。

家里的经济条件日渐宽裕,每到春天,母亲依然会为我们用春韭做菜,花样也不断翻新。再后来,我在城里安了家。春韭上市的时候,母亲总是不忘为我们送上几把。一尝到这熟悉的味道,我立刻两颊生津、胃口大开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
xinfukan@126.com